

職官分紀

欽定四庫全書

職官分紀卷四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宋

孫逢吉

撰

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

天宰而為一介使

唐趙彥昭字真檢侍郎同中書門下

授外官

蕭至忠授中書侍郎

嫁吐蕃始以紀處訥為使處訥辭中貞觀故事宰相子處外恐權寵移不悅司農卿趙履鄭才耳請自宰相及

使不亦鄙乎彥昭問計安出履溫史景雲二年帝請安樂公主留之遂以將軍揚矩為我備之左右

無序

崔湜字澄瀾景龍二年拜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納賂遺詮

品無序為御史奏劾貶襄州刺史

執政時年三十八

八嘗暮出端門綏

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請子弟授外官

蕭至忠授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強宗亦以擇賢才耳請自宰相及

諸司長官子弟並授外官共

言讒人謀動東宮

張說字道濟或

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左右

則名分定姦膽破蜚禍寒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

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以說前作后國蒼後為主邑

丞竇懷貞字從一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

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障衛有衣翟衣出者  
已乃韋后乳媪玉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  
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媪婿為阿奢懷貞  
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國奢斬然不  
慙以自媚於后景雲初以殿中監召閱月遷左御史大  
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太平公主干政懷貞傾已附  
離日視事退輒詣主第刺取所欲睿宗為金仙玉真二  
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疏不止惟懷貞勸成之躬護  
役作族弟維蓋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  
而計較瓦木雜厠工匠間使治內何所瞻仰乎不答督  
營益急時語曰前作后國奢後為主邑丞言事公主如  
邑官屬也玄宗受內禪進左僕射封魏國公與太平公  
主謀逆既敗投水死陸公加於人一等陸象先景雲中  
追戮其尸改姓毒氏

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為宰相湜曰  
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為言之

陸象先景雲中  
進同中書門下

遂參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為時推尚  
嘗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  
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  
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  
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  
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本義  
等坐為主所進將通誅玄宗遠召免  
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止內地置屯田元

紘字大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紘當國  
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  
羣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紘及蕭嵩羣臣無與比  
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  
外異制若人間無役地棄不墾以開手耕棄地省饋運  
實軍糧於是屯田其為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  
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  
即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發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

闕於國內地為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為煩費遂止特賜紫服金魚上再世宰

相元絃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

留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無引宋遙之美黜劉晃

之貪上遣中使迎謁杜暹開元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絹二

百馬一匹第一區執政數月天下定宇文融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

執政得數月已定天下矣乃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當時推其知人而性

卞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罷議符命飲然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

裴光廷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建言唐應為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百官普議光廷議以唐符命

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罷之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請先治程伯獻後美玉舉所以代者嵩稱韓以為知命裴光廷卒帝勅蕭嵩休為可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趨進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治程伯獻後美玉帝不能奪也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時或折正嵩萬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然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瘦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

安吾用休數陳治道多訐直上陳祿山反狀韋見素字  
社稷計耳

二載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知

門下省事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

之見素不悅謂楊國忠曰祿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

將代漢將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芽不能

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論之既入帝

迎論曰卿等有疑祿山意邪國忠見素趨下流涕具陳

祿山反狀甚明詔復位因以祿山表置帝前乃出帝令

中官袁思藝傳詔曰此姑忍朕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

進見未嘗不為帝言之帝不入

其語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

一國忠死一國忠生

字次律天寶中帝狩蜀瑄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

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

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且言上皇所以傳付

意因道當時利病籍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瑄既



有重名帝傾意待之凡機務與瑄參決諸將相莫敢望  
時第五琦言財利幸瑄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

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  
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能

對瑄之廢朝臣皆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瑄方日引劉  
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瑄虛言浮誕內鞅鞅挾

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高談有餘而不切事瑄有遠器

出為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

多故急於謀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瑄為相遽欲從  
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知人不明以取敗撓上片

明以取敗撓故功名隳損云知人不明以取敗撓上片

言悟主而取宰相贊曰唐名儒多言瑄德器有王佐才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

不復振原瑄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  
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

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  
悻惓不失為明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  
周之罪名之裴冕字章甫肅宗即輔相必能致治成化位進冕中書侍郎同

為累也戒哉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建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資濟軍興

時取償既賤衆不為宜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大厯中

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勲

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構海內寃之陛下宜還冕於朝

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

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為贊謝冕以忠勤自

將然不知宰相大體性豪俠侈既素貴輿服食飲皆光

麗珍豐樞馬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

其饌自製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領使既衆吏

白俸簿月二千緡冕顧視

喜見顏間世訾其嗜利云視俸簿喜見顏間上抑才虞

職官分紀 五

謗吾不忍為

崔渙出為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迎謁於道帝見占奏以為明治體恨得之晚房瑄亦

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立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渙為江淮

宣諭選補使收採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謗吾不忍為然聽受不甚精罷職留總百司

李麟玄宗入蜀麟走見帝再遷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韋見素房瑄崔渙崔國璿赴肅宗行在

獨麟以宗室諫內道場張鎬字從周玄宗西狩鎬徒步留總百司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咀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

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鎬起布衣二期至宰相居身

廉不殖貲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二期至宰相在位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為舊德二期至宰相在位

雖淺推為舊德

並託鬼神致位將相

王璵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時大兵後天下願治璵望輕無他才為士所議既驟得政中外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由是專意他議不能奪帝嘗不豫太一建言崇在山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貽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險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鐻不啟震怒破鐻入取巫斬庭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疏以聞璵不能詰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言毛若虛希旨用刑

李峴乾元二年以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頻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鳳翔

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瑩鞠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承輔國助之乃令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度陽尉逐李暉嶺南流瑩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為輕重示無御史臺帝怒李揆不敢爭出峴為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耶乃云毛若虛示無御史臺朕今出之尚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祇益盛德爾還京

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

李揆字端卿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修國史揆美風儀喜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於是

京師多盜至參衝殺人尸溝中吏褫氣李輔國方橫請  
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  
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  
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  
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於進且近名兄措有時稱滯冗  
官不得遷呂諲政事出揆甚遠以故宰相鎮荆南治聲  
尤高揆懼復用遣吏至諲所構扶過失諲訴諸朝三絕  
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措為司門員外郎

罷羽林騎徵捕

並

拒李輔國求宰相

蕭華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怒會肅宗  
大漸矯詔罷華為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  
載助輔國貶華  
薦賢有來謝者以為恥  
裴遵慶字少良  
為陝州司馬

中書門下平章事嘗有族子病狂告以謀反帝識其謬  
置不問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為恥至

諫而見從即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藁疏數而莫知所言初為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

輔器請鑄乾元重寶錢第五琦字禹珪乾元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請鑄乾

元重寶錢以一代之既當國又鑄重規一代之五十會物價騰踴飢饉相望議者以為非是貶忠州長史結

### 中人刺密旨

元載字公輔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

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翌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盜殺李

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重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

不疑魚朝恩驕橫與載不叶奏誅之載得意甚益矜肆時議奏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別勅

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檢勘欲示權出於已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為中都裒闕輔河東十

州稅奉京師選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杪秋行幸上  
春還可以避羌戎患載以議入即從前勅所由吏於河  
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載智畧開果久  
得君以為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  
內劫婦言縱諸子開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  
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  
南北二第堂宇奢廣當時為冠大  
歷十三年收載及王縉賜載自盡請以河中為中都任

進不結子弟則謁主書

並上

奉佛不如葷

王縉字夏卿拜黃門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進侍中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縉曲意  
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狎侮雖載亦疾其凌侮也京  
兆尹黎幹數有論執載惡之縉折幹曰尹南方孤生安  
曉朝廷事縉素奉佛不如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道  
政里第為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  
令出財佐營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



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由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內道場。引內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極。胡人官至御監，封國公者，若籍禁省勢，傾公王羣居，賴寵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屠雖藏奸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笞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為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資賄，縉為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憑，雖時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亂，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寇未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鏐琲，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鏡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御，導從歲以為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厯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